

[名著百部]

中国现代文学

陈铨文集



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

华夏出版社



陈 铨



陈铨作品书影

目 录

小 说

- 恋爱之冲突 3
革命的前一幕 92

戏 剧

- 无情女 203
野玫瑰 270

文艺理论

- 文学批评的新动向(节录) 339

陈铨小传 386
陈铨主要著作书目 388

小 说

恋爱之冲突

—

自从刘女士回信拒绝了云舫的要求以后，云舫的哲学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

从前他觉得宇宙人生是光明的，谐和的，有意义的，现在他觉得一切的一切都是黑暗的，冲突的，盲目的。因为这一种变化，他不知不觉地渐渐悲观起来，悲观到极点，他根本上反对宇宙人生的存在，他只想消灭它，推翻它，以求一切众生的解脱。

但是用什么方法可以根本推翻宇宙人生呢？

关于这一点云舫起初还没有想出方法，他不过知道方法很重要就是了。有一天清早四点钟，大概因为前一晚牛肉排吃得太多的缘故，他肚子忽然痛起来，他急忙跑到厕所，拉了一个痛快。正在如释重负的时候，他忽然灵机一转，发现他根本推翻宇宙人生的方法了。

他以为他拉肚子是因为吃了不洁净的东西，不洁净的东西，同肚子发生冲突，所以肚痛！肚痛不好，可以死人，人一死，一切就消灭得干干净净。所以推翻宇宙人生的根本方法，就在提倡冲突，冲突愈厉害，消灭也愈迅速，宇宙人生一消灭，一切众生的痛苦都解除了。

这确乎是哲学界上空前未有的大发明。哲学是发明了，但是如果不实行，发明也是白费工夫，所以第二步就是要实行冲突。

云舫再想如果要实行冲突，一定先要找一个冲突的对象，他最好冲突的对象是什么呢？

第一个冲突的对象，呈现云舫的脑筋的，就是他的母亲。为什么他的母亲，成了他冲突的对象呢？关于这一点，别人很不容易了解，但是知道云舫家庭的历史的人，了解并不十分困难的。

五年以前，云舫暑假回家，他母亲守着他哭了几场，苦劝他同他未婚妻结婚。她说，她年龄老了，家里又没有人帮忙，雇的人又不放心，顶好是把媳妇接回来，她也可以少忙碌了。她说：他未婚妻虽然没有读几年书，因为天资高，所以现在写信看书都不费力。她又说：他未婚妻的材貌，十分出众，乡村里也算很难得的女孩。她又说：他未婚妻现在很可怜，自己母亲早死了，现在是后娘，如果不接过来，她的生活是很悲苦的。他此时若不结婚，一去就是五六年，他未婚妻活活会在家里被后娘磨折死。

就是这一些理由，加上母亲的眼泪，把云舫的心肠说软了。他想“哀哀父母，生我够劳”，母亲是不能不安慰的。他又想到他未婚妻悲苦的境遇，是应该表同情的。并且他自己那年已经二十二岁，性欲冲动，也是非常激烈的。还有他是没有结过婚的人，冥想到结婚的景况，好奇心是很难抑制的，母亲的理由同云舫的理由一块儿加上，结果就等于结婚。

云舫的母亲确乎没有骗他，他的妻子是很美貌而且很聪明的。

入洞房彼此一谈，云舫已经觉得浑身酥软，美孚灯一灭，什么问题都迎刃而解了。

到学堂一年，云舫的家信，忽然增加，从前每个月只写一封，现在一星期就要写两封，朋友们都取笑他，但是云舫一点也不管。

出洋以后，一重文化的云舫骤然变成了两重文化的云舫。云舫身材本来不高，加上两重文化的压迫，思想上发生变化，当然不是很奇怪的事情。东方文化的传统思想，渐渐不能束缚他了；母亲与儿子的关系，他的看法也与从前不同了，尤其特异的，就是他现在主张婚姻自由，恋爱神圣了；从前他以为他的妻子很美丽，现在他看的女人多，他觉得他的妻子不但平常而且不好看了。

如果单只有这些原因还不能形成云舫冲突的哲学，后来云舫很侥幸——或者很不幸——遇着刘女士了。刘女士很爱云舫，云舫也很爱刘女士，两个很爱的人一接触，结果爱情的增进是很快的。但是他们都说他们的爱是兄妹的爱，是很光明的，很纯洁的。刘女士也不知道云舫已经结婚，所以也很赞成兄妹的爱。

有一次云舫以哥哥的资格，要求同妹妹接吻，略略迟疑，终于答应了。

刘女士从前就有一位大家都知道的爱人的，这位爱人姓黄名则凌，与刘女士相好已经一年多了。自从刘女士结识了这一位哥哥以后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刘女士好像对哥哥比对爱人还好，也就不十分理黄则凌了。要木是后来刘女士知道了她哥哥已经结了婚的消息，黄则凌的地位是很危险的。

然而事件终于露出了；妹妹也不理哥哥了；黄则凌与刘女士又亲近了；云舫的冲突哲学也组织成系统了。

云舫看见事情在他的眼前，一件件地发生，如风驰云卷的过去，好像完全不由他自主，他心里烦闷了。烦闷的结果，他觉得一切的错处都由于母亲，如果从前不劝他结婚，他现在冲突哲学虽然

不能发明，然而恋爱方面，他确可以达到神圣的地步。

现在一切都坏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母亲曾经劝他结过婚。母亲真正岂有此理！非报复报复她不可！

他既然下决心要报复母亲，所以在实行冲突哲学，寻求冲突对象的时候，第一个当然是他的母亲了。

他越想越有理，马上，向母亲写一封信，第一段说明母子的关系完全是偶然的结合，母亲抚养儿子，也不过是想从儿子那里得快活，完全出于自私。第二段讲他对于恋爱的主张，不恋爱是绝对不应该结婚的。第三段大骂他母亲糊涂，从前不应该强迫他结婚。第四段讲他绝对不能承认他从前的婚姻。第五段讲他立刻要离婚，不然他以后就永远同家庭脱离关系。

这样洋洋洒洒的大文，一直用打字机打了三个多钟头才打完。

打完了，正要拿信封封好，他忽然想起他母亲不认识英文，他的信白写了。

他气极了大骂母亲为什么不认识英文？他不爱再写了，把英文信向字篓一掷，他解衣睡觉了。

二

在芝加哥大学的附近有许多的餐馆。这一些餐馆，差不多是专门为学生开设的。漂亮一点的，饮食稍为讲究一点，餐前有汤，餐后有点心果实，餐时有女孩子花枝招展地把东西一样样地端来。有时一双手按住桌子，一只脚站住，那一只脚垫起来，斜视着客人一笑，问他喜欢吃什么菜？客人把菜点了，她身子一转，再回头一笑。用着短而快的脚步，全身俱动地走到厨房里去。菜端来，放下，问一声，好不好？斜着眼，又是一笑。

这一幕“三笑缘”演完以后，没有经验的中国孩子本来只吃七

角钱，他打开皮包，拿出一张一元钱的票子，也就不用找了。

虽然花三角钱能够得美人三笑，然而看见美人笑得太多，也不是很舒服的事情。第一个原因是回去晚上睡不着，第二个原因是钱用完了，只有吃凉水面包。

所以稳当一点的办法，还是到第二种馆子去。第二种馆子却没有前一种那样阔气了。一进门去，只看见一位一脸的短胡须的短胖子，手里拿着一把场瓢，面前横陈着各种的菜汤面包牛肉刀叉碗碟一切零星什物。客人差不多完全是学生，一进门去，就到东边。十几个人，依着次序，自己拿一个铁盘子，捡好刀叉，慢慢地向前移动，走到西头，自己要吃的东西，都齐备了。西头算帐的地方，立着一位半老徐娘，看一看盘子里边的东西，故作娇声的说“三角五”。客人把钱付了，她照例说一声“谢谢”，然后自己端到座位去吃。

有时她也要斜着眼笑，不过客人盘子里东西已经检得不少，再加上她一笑，往往就三日不能下咽！所以她嘴唇刚一收缩，客人把头一抬，挺起胸，就端起盘子走了。

云舫到芝加哥大学的头两年，他差不多每餐都到前一种馆子去，不过自从同刘女士结为兄妹以后，电影戏院，去得太多，把钱都花光了，还拉了许多的帐。刘女士与他断绝关系以后，他感觉到节省的必要，所以天天到第二种馆子来。

这一天他进馆子，身边只有三角钱，随便挑了几样东西，就端到屋角边座位去吃。因为昨天晚上同母亲写英文信，睡得太迟，今天起来，早饭又没有吃，所以头昏昏的。

他吃了两块面包，觉得菜太少，吃不下去要想再去添菜，身边又只剩一角钱，午餐吃了，晚餐怎么办呢？没有法子，只好忍着气吃。

“真气人！白花几百块钱，现在过这样苦的生活，结果她却不

理我了！”

他越想越生气，恨不得要杀人。不过自从昨天晚上写了英文信大骂母亲以后，他的气好像就出了一半了。所以今天生气冲突的对象，却不是母亲。

实在想起来，刘女士对我并不坏，都是黄则凌那个混帐忘八蛋，用卑鄙的手段把刘女士骗去了。顶气人的，就是昨天留美学生月报上他居然敢登载他送给刘女士的情诗。尤其气人的就是诗里面还说什么“月儿本来吻着玫瑰，可恨的黑云一下飞来把他们分开，一会黑云散了，他们又亲蜜地接吻了！”真正岂有此理！他居然敢把我比作“黑云”了！非痛打他一顿不可！

他气得太厉害，连面包也不想吃了。

他抬头四围一看，满屋都坐满了学生。他定睛一看，真奇怪！原来黄则凌就坐在他旁边隔三张的餐桌！

黄则凌穿一身簇新的洋服：雪白的领子；花花的领带；灿烂的金链；光光的头发；白胖的脸子；短短的嘴唇；暴露的牙齿；脚上一双黑得像新汽车的皮鞋。云舫把自己身上衣服一看，什么勇气都消失了。

黄则凌本来没有笑，不过云舫心里总觉得他笑，而且好像在笑他。

“这个家伙，真正岂有此理，居然敢笑我了！非同他大冲突一下不可！”

他忽然回头一想，黄则凌也许没有笑罢？就笑，也许不是笑的他罢？不过他仔细一看，黄则凌虽然没有笑，确乎有笑的神气，有笑的神气，当然是笑，而且比笑更厉害了。

他心里一气，头更晕得厉害，刚才吃的两块面包好像要吐出来的样子。他看满屋子的人，每人都有两个头，黄则凌也有两个头，而且两个头都是笑嘻嘻的……不，不，不是笑嘻嘻的，是带笑嘻嘻

的神气。他气极了。

他忽然觉得黄则凌在向他点头，用手拿面包送在口里，很快地一咬，一面嚼面包，一面露出骄傲的神气对着他，好像故意装跟他看的样子。

他头痛得要裂，心跳得特别厉害，他一刻也不能忍了。

“这个东西真可恶，非同他大冲突一下不可！他是什么东西？居然敢同我捣乱，居然敢当着这样多人笑我！如果再不同他冲突，未免太没有人格了。他既然敢当着这样多人羞辱我，我为什么不敢当着众人羞辱他。”

他回头一看，饭馆坐满了学生，他再看黄则凌，黄则凌此时却端着杯子喝牛奶，也不笑了。

“你看，他怕我了。他知道我生气，他就不敢惹我了。我以为你怎么神气，原来还是一个懦夫！”

他心里很得意，他觉得他胜利了。他这一种胜利，不是事实上的胜利，乃是“精神”上的胜利，乃是他“冲突精神”的胜利。他很足以自豪了。他举起凉水杯，一连喝了三四口。凉水一下喉，他神气清醒得多。他忽然觉得肚子有点饿。

他刚把面包用油敷上，正预备要吃，忽然转眼一看，黄则凌似乎又在笑他。

已经被征服的黄则凌，居然敢于又来笑他，这一回真是不能忍耐了。他把面包重重地一放，一挣身起来，紧握着拳头，一冲地要往前去。

他刚才重放面包的时候，把桌子拍得太响，已经引起邻近几桌人的注意。他一挣身起来，邻近几桌的人，都回头望他。几桌人一回头，屋子的人都回头。四五十双眼睛都惊疑地望着他。

大家望着云舫，云舫心里又不免有点胆怯，他浑身都战栗了。

但是他既然已经起身，万无再坐下之理，事势上没有法子，只

有冲突之一途。

虽然他隔黄则凌不上七八步，他却不敢一下就走上去。

他紧握着拳头，慢慢地一步一步走上前去。屋子里的人都心紧目张地望住他。

三

刚才云舫把桌子弄响，惹起全屋子的人注意，黄则凌已经瞧见云舫了。他看见云舫满面怒容，一步步走近他，他心里觉得很奇怪，不过他也不在乎。

云舫走到他面前了。

“你干吗？”他抬头问云舫道。

“你猜我干吗？”云舫把头一昂答道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你怎么会不知道？”

“你无缘无故走到我面前来，究竟干吗？”

“你自己的事你自己明白！”

“你真奇怪！”

“没有你奇怪！”

“干吗！你发神经病吗？”

“我没有发神经病，你才发神经病呢？”

“到底怎么一回事？”

“你想怎么一回事？”

他们两人虽然讲的是中国话，不过他们吵架时的神气，也看得出来。满屋子的人都笑了。

黄则凌看见屋子里边有两个洋孩子就是他的同班，恐怕闹出事体来，不好意思，他连忙一挣身起来，想往外走，口里说道：

“今天我还有事体，没有工夫同你瞎闹！改天再说好了。”

“不准走！”云舫一把拉住他道：“说清楚了再走！”

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黄则凌着急问道。

“你刚才为什么笑我？”

“谁笑你？”

“你还敢不承认吗？”

“你发神经病，是不是？……放手！我要走了！”

黄则凌用力把衣袖摆脱，一回身就往门口走。云航看见他走，心里更气，两步追上前去，一双手扭住他。黄则凌几下摆不脱，没有法子。屋子的人都大笑，有几个简直离开位子，走到他们面前。黄则凌认识的两位洋孩子，也走过来，问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

黄则凌看见事体闹糟了，没有法子，只好和颜悦色地对他两位相识说，没有什么事，他们不过开玩笑的。回头问云舫道：

“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你究竟干吗？有话好好地说好了，何必这样拉拉扯扯的，外国人看见多难看！”

“我不管难看不难看，总而言之，你不应该笑我！”

“我本来就没有笑你。”

“我亲眼看见的，你还敢赖吗？”

“的的确确没有笑。”

“的的确确笑了。”

“笑了你又怎么样？”黄则凌此时真正生气了。

“你不应该笑！”

“不应该又怎么样？”

“我不答应。”

“你不答应又怎么样？”

黄则凌一硬起来，云舫倒不知道怎么办了。刚才他满心里以

为黄则凌怕他，所以他气冲冲地走上前去，要问他个岂有此理。现在黄则凌居然承认了，居然不在乎地反问他了，他怎么办呢？他回头看满屋子的人都在笑，好像都在笑他。有两个坐在东边屋角的学生，悄悄地不知道在讲些什么，他想大概是在说他是“懦夫”。

他忽然生气了。

“你是什么东西，你敢笑我！”

“笑了你你又怎么样？”

“你猜我会怎么样？”

“你总不会吃人！”

云舫看见黄则凌一点不软劲地同他闹，他心里又有点怕他，但是他想无论如何是不能罢休的。他忽然想起他发明的哲学了。他不是要实行冲突吗？现在是冲突顶好的机会了。一个哲学家发明了一种哲学，自己就应该要身体力行，不然是得不着信徒的。梭格拉第吃毒药死了；耶稣也上十字架了；孔老先生也一车两马的周游列国了；他呢？他现在绝对应该拼命冲突了。

想着这一些道理，云舫立刻勇气百倍，指着黄则凌大骂道：

“你敢笑我吗？你是什么东西？你是混帐忘八蛋！……你是混帐志八蛋！”

“你这家伙真正岂有此理！要不是在饭馆里我真揍你了！”

“什么？你揍我吗？你敢揍我吗？”

“现在暂且不同你闹，我要走了，改天同你算帐！”

黄则凌又回头要走。黄一走，云舫心里更得意，他看着满屋笑嘻嘻的面孔，好像都在庆祝他胜利。刚才悄悄地说是懦夫的两个学生，现在好像在称赞他是“英雄”。

因为他哲学的帮助，居然当了英雄，他高兴极了。不过他觉得还冲突得不厉害，如果再厉害一点，大家一定觉得他更英雄。

黄则凌此时刚走到门口，云舫却一趟跑上前去，又把他拉转

来。

“你疯了吗？”黄则凌气问道。

“我不准你走！非替我陪罪我不准你走！”

“你真想我揍你，是不是？”

“揍你就揍你！”

云舫说着，劈面就是一个耳光。云舫好像是在美国耳光专门学校专修科毕业的，这一耳光打得特别的响。有点像新年的爆竹，或者像汽车轮子破裂的声音。屋子的人都惊起了。一大群的人围拢来，连问什么事？连拿汤瓢的短胖子也停住瓢子不打汤了。

要依得黄则凌的性格，此时恨不得一拳打死了云舫，不过他还是忍一忍气，用英文对大家说道：

“请你们原谅！我这位朋友脑筋有点毛病，所以举动有点反常。我现在正要把他送到医院去呢。”

他说着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把云舫推起就往外走。黄则凌气力本来比云舫大，兼之云舫头是昏昏的，所以不由自主地让他推出去。

饭馆还有一些人出来瞧，不过看见他们走远了，也就算了。

四

出去，走了一条街，到转角处，云舫十分忍耐木住了。站住怒目对黄则凌道：

“你到底要把我推到哪儿去？”

“到华盛顿公园去。”

“去做什么？”

“做什么？难道我让你白打了吗？我也不知道你今天到底为什么事，无缘无故地来找我闹？不过，我黄则凌也不是怕人的人。